

云中岳武侠精品

虎胆雄风

怪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怪侠系列

虎胆

雄

风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遽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各有用心	(1)
第 二 章	大巧若拙	(20)
第 三 章	旧仇新恨	(35)
第 四 章	幻剑飞仙	(52)
第 五 章	无极服狐	(68)
第 六 章	再降二仙	(88)
第 七 章	搭救绿云	(108)
第 八 章	惩治土霸	(123)
第 九 章	击毙三绝	(136)
第 十 章	铲除哨所	(149)
第 十 一 章	狐鼠丧胆	(163)
第 十 二 章	进袭密谍	(178)
第 十 三 章	摧挫眼线	(195)
第 十 四 章	杜琴公子	(210)
第 十 五 章	扑朔迷离	(224)
第 十 六 章	玄女阴风	(240)
第 十 七 章	疗毒村野	(259)
第 十 八 章	逞威秘坛	(272)
第 十 九 章	荒郊追逐	(289)
第 二 十 章	故技重演	(309)

第一章 各有用心

五月初夏。

南北大官道天清气朗，气候温和，是旅客们最惬意的时节，仅偶或下一场暴雨，车马行驶略为增加一些困难。

以往，这条大官道旅客并不多。

但自从京师从南京北迁之后，三年来旅客增加了十倍，政治中心北移，商业也随之繁荣，大宗的货物往北运。

大批的移徙富户与贫民，由官兵护送大量北迁，沿途死亡枕藉。

要把京师装饰得与南京一样繁荣，仅把江南的富户迁来是不够的，必须有执役的贫民参与，所以连贫户也被迁来，而且贫户比富户多几倍。

从此，奠下了北人南养的社会形态。

因此，南北大官道与大运河，便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水陆交通空前活跃。

北面，永乐大帝再三北征，深入大漠，扫荡大元帝国余孽，用意就是巩固北疆的边防。

南面，大军仍在越南东征西讨。

南北两面连年用兵，大官道忙碌的交通状况可想而知，军需运输频繁，普通的商旅因此反而获得安全保障。

沿保定府至真定府这段地面，连宵小蠹贼也几乎绝迹；被抓

住是惟一的死刑。

旅客如果碰上军运的军队驮队，交通将发生严重的阻塞，必将耽误行程，急于赶路的旅客，会急得跳脚抱怨，经常会错过宿头。

沿途的市集村镇，皆建有勉强可供应小队旅客暂时食宿的小店。

京师北迁仅三年余，这条大官道的市镇日渐繁荣，由于有大批南人北移迁徙（强迫迁籍），也逐渐改变了北地风貌。

蒙古人在北平建了大都，但那时没有南人北移，因此建都近百年，这一带依然地广人稀。

增加的几乎全是军户，本地的人口并没增加。

目下的真定府，与大运河旁山东西部的德州府，是两大练兵场。

中军都督府与左军、前军都督府，所属各精锐军卫，调抽官兵十分之一，在这两地集训。

每年秋后，调到京师接受校阅，个人战技与军伍阵法不及格者，一律降级、罚俸、调职、转拨边地。

所以把这两座府城形容为兵城，确是名实相符。

曹世奇单人独骑，从保定府城南下，走了六天。

这天近午时分，距新乐县还有三十里，整整浪费了三天工夫，走走停停，无法按脚程赶宿站。

运气不好，共碰上了五大队南下北上的军运车队。

军运优先，旅客的车与马，皆禁止超越前进，不得不停下等候军运队过境之后才能就道。

好在他不急于赶路，千里迢迢返回江南，急不来的，急也没有用。

他真有点后悔，应该乘船从大运河（漕河）走的。

真定府以南，交通情况才能改善。

他想到夜间赶路，军运通常不会在夜间行动。

刚到达榆沟集，南面打前站的一队骑军，已经驰抵南集口，几名负责清道的官兵，已开始吆喝着，要乘车马的旅客暂避，避到道旁不许移动。

集场在北面，距官道约百十步。

今天不是集期，集场冷清清，场四周的食店多数大门紧闭，仅有三两家小食店仍做生意。

午膳时光，一家小店前拴了几匹坐骑。

他策马驰向小店，心说：还有和我一样，准备走夜路的人。

那些坐骑的鞍后，有走长程旅客所用的马包，所以他认为是与他一样的长程旅客，知道不便在军运严重拥塞道路时赶路，避在集上等候天黑再动身。

在拴马桩上拴妥坐骑，踏入店堂便愣住了。

难怪这些旅客避开官道，在这里暂留了。

原来这些有男有女的穿骑装旅客，大半的人佩有刀剑凶器，途中如果让那些军爷看不顺眼，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说不定冤枉也。

十八岁便外出遨游天下，跑遍了大半壁江山。前后六年岁月，见多识广，精明机警，只消瞥上一眼，便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全是些刀出鞘剑离匣，流血五步的货色。

那时，移民的政策还没終了，仅数量减少许多而已。

那些往北或往西，以及向云贵迁徙的百姓中，与故乡亲友并没完全断绝往来，亲友可以前往迁徙地与他们小聚。

因此以家丁、佃户、仆从等等名义，暗中聘请一些武艺高强的人来做保镖。

这些人可以合法地公然携带防身武器，惟一不许携带的是两个以上的弓箭。在盗贼出没的危险区，则可携带猎弓。

店中的人，共有十四名男女，分为三桌进食，似乎不是同一

路的人。

没错，是所谓家丁、佃户、仆从一类人，其实是保镖、护院、打手，这种人才有合法的在外地行走路引证明。

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不法江湖浪人，有各式各样的伪造证件，有各式各样合法或非法的身份。

所有的目光，几乎全向他集中。

他年轻力壮，身材修长，满脸风尘，但粗眉大眼线条分明，浑身充满活力，所穿的青骑装更露出剌悍的鲜明气质，仪表非俗，难怪吸引这些豪客们的目光。

尽管他脸上的神色显得一团和气，也没有令人心慑的凌厉眼神，但有见识的行家，一定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人可以欺负，可以任意凌辱的危险人物。

一名店伙上前含笑招呼，将他引到壁角的一张食桌，奉上茶。

“小店菜肴有限，客官请见谅。”店伙客气地先赔不是，“后天才是集期，平时只能张罗一些菜蔬酱料，请问客官要吃些什么？小店如能张罗，定然让客官满意。”

“我这人天生的酒囊饭袋，有什么吃什么。”他笑吟吟一团和气，不会让店伙为难，“烙些饼，来几味酱菜，能把肚子填满就好，哦！不妨来两壶酒。”

店伙是欢迎这种随和的食客，欢欢喜喜地到厨下替他准备食物。

左首近窗的一桌，食客是一位女骑士，一身墨绿骑装显得曲线玲珑，身段极为诱人，青春年华刻画在脸上、身上。

反正芳龄二八或二九的青春少女，本身就是美的代表，不需装饰夸张就具有可观的吸引力。

可是，那女郎脸上的神情，可就令人不敢领教，平空多出几分敢造次褻渎的神韵，以冷若冰霜四字形容，极为传神。

女郎冷电似的目光，不时射向对面一桌的四名壮年食客，眼神十分单纯：憎恨。

可想而知，女郎的冷若冰霜神情，必定与这四位食客有关。

四位食客相貌粗野犷猛，所佩的刀剑分量颇为沉重，四双闪烁着暧昧眼神的怪眼，向女郎集中。

粗豪的怪笑不时入耳，显得他们一直以评头论足的荤话，让女郎听得心里不自在。

女郎也佩了剑，还真像一位身手灵活的女跑解。

女跑解也就是马戏班的女演员，跑遍天下见过世面的江湖女英雄，听惯了各式男人的荤话，应该不会介意一些不堪入耳的无聊调笑。

但现在不是在跑马场上，说荤话就不上道了，难怪女郎生气，气氛不对。

看清了情况，听了几句下流话，他心说：这几位仁兄再不知趣收敛些，保证会有麻烦了。

凭他的经验估计，这位年轻女郎绝不是省油的灯。表面看所流露的气质，很像在江湖混口食的女跑解。

但真正内蕴的神韵，却不是一个闯道混世的女光棍，装出来的骗人表象，瞒不了真正的行家。

果不其然，不远处一桌的三位中年食客中，有一位真正的行家，用一声轻咳吸引那四位仁兄。

“太行四彪。”中年食客相貌堂堂，声如洪钟，“你们如果再嘴皮子上大放狗屁，大概只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了。”

四个人全都踢凳而起，怒形于色。

“去你娘的多管闲事。”为首那位眼似铜铃的，嗓门像打雷，“你认识咱太行四彪，显然不是不知死活的阿猫阿狗，我大彪却不知道你是老几。”

“我排行三，江湖上当然没有我老三的地位。我认识你，你

当然不知道我是老几啦！”中年食客修养到家，似笑非笑讽刺味十足，“我是为你好，你这混球却不知好歹，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去你娘的！你是为我好？混蛋！”大彪满口粗话，三句话就有两句骂人。

“不但是为你好，也是为大家好。”中年人仍然一团和气，对挨骂并不计较。

“什么意思？”大彪沉声问。

“这条路上管制有如军区，出了事故军方都会抢先一步处理，带入卫所关起来。那些军爷们是不饶人的，不像州县衙门，处事是小事化小那么简单，你们如果被杀死，咱们这些人谁也脱不了身。”

“你混蛋！你能杀死咱们太行四彪？”

“我不能。你们很了不起，是大庙的神佛，我哪敢惹你？”

“那……”

“这位小姑娘。”中年食客指指女骑士。

女郎冷森的目光，似乎更为冷森了。

“一剑三奇，没有你的事。”女郎冷冷地说。

太行四彪全都脸色大变，被一剑三奇的名号吓了一跳，凶焰尽消，神气不起来了。

一剑三奇欧阳虹，大名鼎鼎的江湖游侠。

而太行四彪，只是保定府西面，山区中颇有名气的屯主，屯垦区其实并不在太行山深处。

地方之豪与天下之豪，不能相提并论。太行四彪只能算地区性的豪霸，一剑三奇却是天下之豪。

大彪打一冷战，目光回到女郎身上。

女郎刚才向一剑三奇说话的口气，任何人皆可听出含有托大味。

“你们最好仔细看清记牢。”一剑三奇稍停片刻接着说，“她就是这两年来，名动江湖的武林新秀之一，剑术神鬼莫测，勾消了不少魔道名宿邪道高手，名列武林三女杰的幻剑飞仙尚绿云姑娘。阁下，好好记住了。”

大彪抖了一下，乖乖转身落座低下头进食。

曹世奇一直就留心事故的变化，颇感惊讶！

原来这位年轻美丽的女郎，是近两年来名动江湖的女杰幻剑飞仙，剑术惊世轻功超绝的女英雄。

他久走江湖，听说过这位女杰的成名传闻，从未一见庐山真面目。

天下大得很呢！成名的人物上千上万，能萍水相逢的人并不多，在一起打交道也无此缘分。

今天，他看到这位名动江湖的女杰了。自然而然地，他向幻剑飞仙善意的一笑。

很不妙，这一笑坏了。幻剑飞仙正在火头上，自然而然地以恶劣的心境，来衡量他的笑，毫无疑问地把好意误解成恶意。

“你也要对本姑娘无礼？”幻剑飞仙找上了他，明亮的凤目冷电再现。

两张食桌相邻，相距最近，找最近的人出气，是正常的反应。

见面的第一印象最为重要，显然幻剑飞仙对他的第一印象差透了。

他对幻剑飞的第一印象，起初印象十分良好，后继的变化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油然产生反感。

如果是早两三年，他会立即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会反唇相讥，被误解势将怒火上冲。

现在，他已不再年轻气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智慧该已圆熟自制。他摇摇头苦笑，不再理会埋头进食。

右首的一桌，是两男一女。两个男的年约半百，身材修伟，但脸孔和流露在外的气概，平平凡凡毫无特点。穿的是直裰平民青布服，佩了平平凡凡的剑，像许多在路上南来北往的四方贾（小行商），毫不出色。

女的似乎也有四十上下，眼角有显明的鱼尾纹，表示芳颜已逝，相貌也平平凡凡，粗青布两截衣裤，也表明是景况不佳的贫妇。佩剑外面加了布囊，看不出剑的外形和品质。

“小兄弟，你的修养不错。”那位留了大八字胡的中年人，扭头向他和气地说。

“人有时候必须识趣。”他放低声音，表示他不想再生枝节，“也必须在某种时候，放弃一些坚持；在某种场合，承认某些强权；这也是无奈，并非胆小怕事。如果对任何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斤斤计较保护自尊，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这……”

“前辈，你该比我懂。”

“小兄弟，你的日子很好过吗？”中年人含笑问，眼神中却有不同意不以为然的神情流露。

“大多数是很好过的，我对这世间要求不多，这世间也没欠我什么？”

“像你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此豁达宿命看法的修养，确是少见。贵姓？”

“小姓曹，曹孟德的本家。请问前辈贵姓？”

在外游荡的人，通名攀交以表示友好，但如果仅通姓，就表示不想进一步结交。

“姓张。”中年人泰然介绍同伴，“敝同伴姓李，这位大嫂姓王，咱们是知交，一同前往河南访友。曹小哥似乎身无长物，不像是闯荡江湖的同道呢！”

“小可是行商，也算是半个江湖人吧！”他心中明白，这三位

男女前辈，不可能真姓张姓李姓王。更重要的是，那位王大嫂绝不是大嫂，化装术极为高明，易容术更精深。

化装术与易容术是两码子事，难易的程度相去霄壤。化装术仅凭各种小器物而改变外形。易容术不需外物，便可改变全身形态。

化身术与隐身术，层次更高，已经不属于传统市场易容术的雕虫小技范围了。

不论化装易容术如何高明，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些器官的改变，是无所遁形的，一双少年的眼睛，与过了数十年风霜的老人双目，是瞒不了人的。

他也是行家，所以知道那位王大嫂，其实是一位芳龄不超过双十的大姑娘，传统市场易容术确是高明，可惜流露在外的神韵气质，并不符合大嫂的身份。

“你会是行商？”姓张的笑问，讽刺味十足。

“不折不扣的小行商，还算规矩的南来北往安分四方贾。”他正经八百表示。

“是吗？”

“是的。”他叹了一口气，“就算是家道中落吧！怨天尤人无济于事。”

“但有感慨，有怨恨。”

“当然有一点。”

“怎么一回事？”

“苏州绸缎常州布。”

“对，天下闻名。”

“我家在常州，本来有农庄有机房，是常州的富家，颇有名气……”他信口胡扯一番。

“糟糕！”姓张的抢着说。

“三四年前，京师还没北迁，刚大建宫殿，便大迁江南富户。

那时我不在家，返家后农庄易了主，机房换了人，留下的一些亲友都很穷。”

“被迁了？”

“没错。”他苦笑。

“小兄弟，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南京、凤阳，都先后迁来了十万富户。远溯到远代以前，大汉皇帝就曾经迁十万富户入关中。咱们的第一代皇帝，都喜欢把有钱人迁到皇都装点门面。咱们的大明皇朝也不例外，难怪你有点感慨有怨恨。”

“还有更糟的事。”

“糟到什么程度？”

“记得唐佛母的事？”

“佛母或活神仙唐赛儿？”

“是呀！她在山东造反，山东遍地狼烟，移民船队刚过武城，接近德州，如果……”

“遇盗，我知道。”姓张的叹了一口气，“那时，漕河整整断航了半年。”

“船队受到洗劫，十室九空，四百家富户，仅有二十七家死伤过半，人财皆空的人到达北平。”

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那之前称北平或俗称燕京，那是永乐大帝的封藩老家，迁后迄今仍称行在，正统年间才将行在取消。

“那二十七家残破的人中，没有你家？”

“没有，所以，我经常南来北往，做小行商一面糊口，一面打听家人的消息。”

“哈哈！小兄弟，你露出马脚了。”姓张的大笑。

“怎么啦？”

“打听家人的下落，是不是该走漕河？该到山东地境去找？”

“漕河还能走？山东比真定府还要乱。”

“哦！我倒忘了。”姓张的摇摇头苦笑，“哪一带又有某些人

造反的风声。”

“不是风声，是事实。”他正色说。

“也许吧！安乐州汉王府。”

“那位汉王殿下，我在南京见过他。”他虎目中神光一闪即逝，“天纵神武，天生的异种蛟龙，身高八尺，两膀有万斤神力，刀枪不入，马前无一合之将。当年血战南京浦子口，当今皇上被中山王徐辉祖兵围十重。这位二世子殿下，率一千铁骑直透十万重围，中山王的兵马望风披靡，他几乎把舅舅老爷徐辉祖的脑袋吹下来。”

“老实说，当今皇上天下，确是汉王殿下——一手开辟的，从北往南大小血战无役不与，再三替皇上解厄。小兄弟，你不觉得，皇上该传位给这位二殿下吗？大世子到底曾经建了多少汗马功劳？”

“那是皇朝的家务事，与平民百姓无关。”他双手掩耳，一脸惶恐，“张前辈，你这些话如果落在锦衣卫的爷们耳中，你活的日子不多了。来，我敬你一杯。”

不管对方是否领情，他一口喝干了杯中酒。

这种犯忌的事，任何人都必须绝对避免触及，他也不例外，这可是抄家灭族犯天条的大罪。

正要离座会账，避嫌疑溜之大吉。

来不及了，五个衣着华丽，佩了刀剑的中年人，昂然踏入店堂，五双凌厉的怪眼，轮番打量在座的十五名男女食客，眼神极为慑人心魄。

店外，有二十名以上健壮剽悍的大汉把关。

连名震江湖的一剑三奇三个人，也心神不安流露警戒的神色。

太行四彪自以为是气大声粗的豪霸，也被这五个人的冷峻的神情所震慑。

五个人像在审视囚犯，片刻便到了幻剑飞仙的桌旁，目光更为冷厉，更为阴森。

为首的人目光如刀，逼视着神情镇定的幻剑飞仙，似想用慑人的眼神，探索姑娘的内心隐秘。

幻剑飞仙更为沉着，冷然端坐，也用冷森的眼神回敬。

“哼！”为着的人先冷哼了一声，语音冷厉刺耳，“你从山东来？”

“来自京师，南下徐州府。”幻剑飞仙出奇的镇定，“你管得着本姑娘的来去吗？”

“任何人在下皆可以管。”为首的人傲然地说，“而且任何一个人，也休想在我面前撒谎。当年妖妇唐赛儿在山东造反，她的十大仙女统率十队神兵，事后走脱了六名，据说已投奔了某一个人，五天前，她们便昼夜兼程潜抵这附近，你是哪一位仙女？”

四年前佛母唐赛儿起兵举事，也不时改以女仙面目出现，她身边的十队女兵人数不足三千，但战力比其他数万党羽更强悍善战。

山东北部地瘠民贫，造反的本钱先天不足，仅支撑了半年，便风消云散。

唐赛儿被擒，她的忠心女弟子星散逃匿。她三上法场而刀斧不伤，无法行刑。

最后在死囚牢演出惊世的妖术，在众目睽睽下破枷碎锁，赤条条飞出死囚牢，从此鸿飞杳杳。她上法场也是赤条条裸身押出的，刀斧及体即折。

结果，山东包括三司大员在内，下迄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反而因失职而上了法场丢了脑袋。

结果，山东、京师南部，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数万个男女出家人，全被械送南京审问、清查，要找出她和所有的男女首要弟子加以处决。